

新编古典戏曲名著故事丛书

(第二辑)

雷峰塔

主编 丁克实 王安葵



8

新 华 出 版 社



* T132578 *

田峰塔

古典戏曲名著故事丛书 / 第二辑

郑雷 编著



新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雷峰塔/ (清) 方成培原著; 郑雷编写. -北京:
新华出版社, 1998.8

(新编古典戏曲名著故事丛书; 2)

ISBN 7-5011-4001-4

I. 雷… II. ①黄… ②郑… III. 故事-中国-当代
IV. I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08522 号

前言

1995年我们编辑出版了新编古典戏曲名著故事丛书第一辑18种。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许多青年读者认为，这套丛书为他们铺设了探寻古典戏曲名著奥妙的桥梁，一些剧团的编导也索要此书，认为对他们进行艺术创作很有益处。同时许多读者也提出，希望对更多的古典戏曲名著进行改编。我们在第一辑的前言里说过，第一批的18种“只是古典戏曲名著中很小的一部分。如果读者欢迎它们，我们还将继续改编二批、三批……”感谢新华出版社领导和作者的支持，使读者的要求得以满足，使我们的设想得以实现，现在又把第二辑12种奉献在读者面前。

古典名著的伟大在于它具有跨越历史时代的艺术力量；而时代的变化，又必然使当代读者在古典名著面前产生一些距离感。许多古典戏曲名著在它们问世后的各个时代，都有人根据当代的需要对之进行改编，一方面努力保留原著的风貌，一方面又渗透进新的审美观点。这是中国戏曲作家所进行的一项特殊的创造。由于这种创造的复杂性，所以每一部古典名著的每一次新的改编，成败得失都不尽相同，人们对它们的评价也不一致，这也成为中国戏曲批评史中饶有趣味的篇章。

把古典戏曲名著改编为故事，有与为舞台演出的改编相同的地方，也有许多不同。戏曲的特点是“以歌舞演故事”，戏曲剧本要为富有动作性的舞台演出提供基础，改编为故事则要努力把动作的脚本改编为能引起丰富联想的文学语言。这

是第一点；第二，目前通俗文学行时，古典作品、经典作品常被一般读者敬而远之，我们的古典戏曲名著改编又希望能化雅为俗，拉近古典名著与读者的距离，同时提高通俗文学的品位。在这世纪之交的时刻，中国的民族艺术和东方文化，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弘扬优秀民族传统文化是我们责无旁贷的责任。这需要从各个方面去做，青年一代的文化修养迫切需要提高，但提高需要在普及的基础上进行。我们现在做的是为提高而进行的普及工作。当然，普及又代替不了提高，我们希望读了这些故事的朋友能进一步产生对中国古典戏曲名著的兴趣，再去读原著，一定会得到更大的收获。

第一辑改编的作品中南戏、传奇较多，元杂剧较少，是一个缺憾，这一辑改编了《窦娥冤》、《西厢记》、《赵氏孤儿》、《陈州米》等著名杂剧，也改编了《浣纱记》、《连环记》等著名传奇。当然，这对于浩如烟海的古典戏曲作品来说，还只是很小的一部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重在建设，建设需要积累，继承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是对旧的精神财富的选择，也将为新的创作提供借鉴，所以是这建设和积累的重要组成部分，让我们为这宏伟的事业而从一点一滴做起吧。

丁克实 王安葵

1998年5月

目 录

第一部 前生今世	(1)
天国秘闻录	(1)
西天如来佛	(2)
峨嵋黑风仙	(4)
裘府青蛇精	(6)
第二部 杏花春雨江南	(10)
山色空濛雨亦奇	(10)
小姑居处本无郎	(19)
总为浮云能蔽日	(27)
鸳鸯织就欲双飞	(40)
第三部 魔	(51)
保和堂	(51)
天师符	(58)
端午节	(67)
头巾案	(84)
第四部 金山寺	(93)
何宅风波	(93)
法海禅师	(114)
水漫金山	(123)
断桥恩怨	(136)
第五部 心上的塔	(147)
指婚	(147)
收镇	(157)

话旧.....	(167)
祭塔.....	(171)
第六部 一个故事的四种结局.....	(177)
故事结局之一.....	(177)
故事结局之二.....	(180)
故事结局之三.....	(185)
故事结局之四.....	(188)
神话的殒灭	
——《雷峰塔》谈片.....	(189)

第一部 前生今世

天国秘闻录

一只白晰的手从一具雕镂精奇的沉檀櫥架上轻轻抽出一本祥云缎面的厚厚册籍。册籍很大,但托在手上却感觉不到任何分量,仿佛抓住的只是某种虚空。暗青的缎面在阴沉的室内静静闪着柔和的光,似乎正有所倾诉,又似乎什么也没说。缎面上伸展着几个长枪大戟般奇拙的古篆:天国秘闻录副册第一册。

那只手小心翼翼地揭开册籍,一缕淡淡的奇香随即幽幽地弥漫在空气之中。册籍第一页白纸黑字赫然大书:天孙牛郎恋史。那翻阅者摇了摇头,随手将册籍向后翻去。后面的部分有许多篇章已显得漫漶不清,模糊的字迹在因老化而变得光泽黯淡的纸张上若隐若现,只有记载孟姜女与梁山伯祝英台生平的少数几张还清晰可读,但也被匆匆地一翻而过。

那只手倏然停住,似乎已找到了急于寻觅的有价值的东西。翻阅者紧盯手中册籍,一遍又一遍若有所思地默然诵读。那缕奇香早已散尽,空气中重新布满了沉闷和阴郁,仿佛将要有某件特别的事情发生。翻阅者终于读出声来,那喃喃的念诵中带着种无可言喻的诡秘意味,他苍老而沙哑的声音反复

念诵着一些含意不明的语句，就像是巫师连续发出的一连串神秘咒语。

册籍中的这一页记载的是这样一些文字：白娘子，女，临凡前系得道蛇仙，原名白云仙姑。曾在西池王母蟠桃园中窃食蟠桃，得增功力；后至峨嵋山连环洞苦修成千年道行。因受许宣相救，结成日后红尘宿缘。恩怨难泯，情孽不消，以至酿出人世大变。此一劫后五百年可见。

许宣，男，谪降前系如来座前捧钵侍者。偶因动念相救历劫白蛇，引出下界姻缘。情乎不情，了犹未了，一念绵绵不尽。后五百年应劫。

法海，男，下界前系如来座前弟子。入世往镇江金山寺为住持方丈，负收服白蛇，点化许宣之责，法力惊众，毁誉等身。青青翠竹，总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劫在五百年后。

.....

翻阅者颠来倒去念诵的是大段记载的后面用巨笔蘸着朱砂写下的十六个触目惊心的大字：

西湖桥断，金山水漫，雷峰塔倒，人间情变。

翻阅者充满畏怖地长叹道：劫难，人世的劫难就要开始了。

西天如来佛

其实我根本就不关心许宣和白蛇的这场因缘。自从我在菩提树下大彻大悟的那一刻开始，对于世间的一切，除了悲悯之外我再也生不出其他任何感情，甚至于提不起丝毫的兴趣。我知道俗世有许多凡俗之徒景仰我的法力和地位，他们极其

虔诚地祈望我能佑护他们平安快乐地度过一生扰攘的红尘岁月。尤其是那些一心向往着未来幸福的情窦初开的红男绿女,当他们在我的法身前为自己的婚姻默默祷告时就会有脂粉之气掺杂在缭绕的香烟中刺激我的鼻孔和神经,令我茫然不知所措。他们并不知道对于那些一厢情愿的美好要求我是完全无能为力的。

我早已淡漠了拯世救人之心,无数个世纪的劫难让我清醒地认识到人性腐败恶劣的无药可医。看清这一点后,我就更加感到孤独和寂寞,无边的空虚像兽群一样从四面八方虎视眈眈地包围着我,使我难以忍受。因此我不得不提起精神来寻找消遣,以打发掉这绵延不止的无聊日月。插手许宣和白蛇的因缘就是其中的一件,也是我感到意味深长而且至今依然值得回味的一件。

我不知道许宣是从何时开始堕入这段孽缘的。在我的印象中,他一直是我座前捧钵侍者中最沉静的一个,他雍容俊逸的风度让我深感满意。直到有一天他失手打碎了一只八宝琉璃盏,我才觉察到他已变得意马心猿,方寸大乱。他潮红的脸上爬满了欲望的印痕,那双曾经澄明如潭的眼眸也因沸腾而变得浑浊不堪。他整个人就像是一尾煎锅上的鱼,扭动不安。我开始意识到他已为情欲所困。情欲是这个世界上最难抵挡的诱惑之一,就连许多修成正果的圣仙尊神也常会因一念之差而接受了这种诱惑,从此堕入轮回。平心而论,比起人世间其他的种种恶业,情欲还可以算得上是比较美丽的一种。令人意想不到的,肮脏的情欲总是能够营造出惊天动地的不朽传奇,这就好像污浊秽恶的淤泥塘中偏偏会长出清香高洁的白莲一样。望着惊惶失措的捧钵侍者,我知道一部崭新

的传奇已经从我身边悄然开始了。

我必须承认，就在这一刻我产生了凡俗的欲望，引动了莫名的好奇心。我决定把这个故事编织得更为热闹也更为复杂些。我把捧钵侍者打发去临安降生，他尘世的名字将是许宣，他要在红尘中辗转存身直至他再度与白蛇相逢。安排完了许宣，我兴犹未尽地召来了我最为精明干练的弟子法海，吩咐他照我的计划到人间去参预这一幕即将上演的好戏。法海临走的时候，我又叫护法神将我的钵盂和宝塔两件法宝交付给他以备一时之需。

目送法海匆匆远去的背影，我缓缓地轻舒了一口长气，准备闭目小憩片时后再来观赏这部精彩的传奇。这时候我忽然听到身旁一向沉默寡言的弟子迦叶微微叹了口气，迦叶喃喃自语道：法海一去，人世的劫难就要开始了。

峨眉黑风仙

我至今都无法忘却那天白云作出她最后决定时的决绝眼神。“道兄”，她说，“我去意已定，你不用再劝了”。她的脸上挂着一丝若有所思的微笑，声音里却充满了坚毅斩截的意味。“我知道命中该来的就一定会来。无论你在哪里都摆脱不了。”白云说。

我不得不承认她的话语充满了无可辩驳的真理，但又为她的前景暗自担忧。上千年的修炼生涯中，我无数次地努力克制过自己的凡欲冲动，为的是能够尽早地学成大道进而列入仙班。有时我也不免胡思乱想，这样刻苦修真究竟是为了什么，难道只是为了能升入天宫去享受漫长无聊的神仙生活？

其实我也深深知道，神仙生涯远不是世人想象中的那么逍遥快乐，所有的得道者无一不是在寂寞和孤独中消磨着他们枯燥乏味的时光，仿佛是一伙被永远监禁的罪囚，一群玻璃缸里的金鱼。这时候他们就开始羡慕人世的繁华和幸福，甚至于不惜抛弃长年苦修得来的道行跳入红尘去纵情狂欢，就好像一个正常的成年人忽然童心萌发而作出种种幼稚可笑的孩子般的举动。修炼原本是为了获取超凡的永恒快乐，但这种所谓的快乐既然还比不上人世的短暂欢愉，那修炼还有什么意义呢？在我枯寂难捱的千年修炼中，这个问题一直困扰折磨着我，就像一根浸过水的棕绳那样紧紧地勒得我喘不过气来。因而听到白云仙姑的决定，我内心的震栗惊怖就完全可想而知了。

白云是我的义妹，也是我修炼生涯中唯一可以互通消息的知己，她的明快爽朗与镇定从容总是让我自愧不如。我第一次见到她是在峨嵋山的一条溪流旁，那时她刚刚从西池的王母蟠桃园中窃食了仙桃而潜来峨嵋修炼。我们一见投缘，于是结为兄妹以期同参共修。当时她告诉我她是一条白蛇，这令我万分惊讶。说完这句话她以一种最美妙的姿态轻轻拂去了衣袂上的一片落花，而后粲然一笑。她妩媚多情的笑靥和飞掠在清风中的长发一起静静沐浴在晚秋的夕晖中，她如雪的轻衫飘拂荡动，整个人给人一种体不胜衣的感觉。我宁愿认为她是一只白色的鸟儿而不愿相信她是一条蛇。

但她毕竟还是一条蛇，她对于凡尘对于土地的迷恋远胜于对仙阁琼楼的向往。这种危险的念头使得她在修行中常常走火入魔，有一次几乎断送了性命，若不是一位恰巧路过的西天捧钵侍者以一粒红色的丹丸救醒了她，恐怕我现在已只能

对着冰冷的墓碣缅想她昔日的风采了。我的法力虽然浅薄，却也能够看出仅是这一次的因缘际合就已注定了白云和那位捧钵侍者在红尘中的一段纠结牵缠的情孽。所以当白云说出她出山践入凡尘的打算时，我一方面极度震惊，一方面却也深切地明白这都是天意的安排，她说是要往人世间去寻觅有缘之士回山同修，其实冥冥中正是要去完成那一桩前定的婚姻。她欠了捧钵侍者一段情，在尘世里将要以全部的身心来偿还。这一切都已无可挽回，正如白云自己所说的，命中该来的就一定会来。

临行前我还想多叮嘱她几句，但为人间春色而心醉神驰的白云却已听而不闻，她盈盈地向我拜别后便轻云流雪般地掠空飘飞而去，很快就从我的视域中消失得无影无踪，就像一缕阳光散失在无穷无尽的空气之中。白云说她将要前往临安，最多一年就可以回来，但我却有一种不祥的预感，觉得事情不可能如我们自己所期望的那么简单顺畅。我心情沉重地想，只怕白云这一去，人世的劫难就要开始了。

裘府青蛇精

如果不是遇到了白娘子，恐怕我会一直在无忧无虑中度过我的余生。那样的话也许我就不会像现在这样贴近人世间的喜怒哀乐，洞察人性中的每一点细枝末节，而且我也不会有那样绮丽繁复激动人心的生活经历。每当想起这些我就不免暗自得意和庆幸。

我原是一条久居海岛的千年青蛇，习惯于在乱石和荆棘丛中呼吸着咸腥的气息而缓缓游移滑动。除了几只时常处于

惊恐中的海鸟和一些偶尔被海浪冲上岛来的鱼以外，我很少能见到活生生的东西。为了打发悠长迂缓而辽阔无垠的时光，我试着修炼起来。等我发现自己修道已略有所成的时候，便决定试验一下已炼成的法力。在一个飓风和暴雨疯狂袭击海面的恐怖之夜，我念动咒语一鼓作气冲出海岛飞到了一处从未到过的陌生地方。这里也有山有水，尽管山石比海岛上的清秀光润，但水却只是小小的一潭，实在难以掀起多少狂涛巨澜。令我兴奋的是这里到处都充满了勃勃生气，陆地上挤满了各式各样的人，潭底还活跃着万余水族。我凭借自己的法力收服了那些水族而成为他们的首领，从他们的口中我了解到这个地方被称为临安，而这潭清水则被叫做西湖。

从此在我的生命中展开了一段辉煌的岁月。白天我在西湖底与水族们为伴，耀武扬威地下达那些随心所欲的命令，然后看着他们恭敬而惶恐地执行不误。夜晚我则潜回陆上，钻进双茶坊巷裘王府的空宅内安身。这是一处久已废弃的豪华屋舍，缀满蛛网和灰尘的雕梁画栋以及漆色斑驳的朱红大门和廊柱还隐隐展示出它当年的非凡气派。它虽已陈旧败落，在我眼中却是座不折不扣的王宫，能够在这样的地方居住我确实感到心满意足。我就是这样慵懒地活着，直至白娘子的出现。

白娘子是以一种突如其来的方式出现在我双茶坊巷的寓所中的。那天我酣眠方醒，正计划着找个地方去游赏片时，她忽然像一片白云般飘了进来，轻轻落在我的面前，惊讶之余我的心底升起了一丝恼怒，擅闯这块我长期盘踞的禁地是一种我最不能容忍的行为。“你是谁？”我有些气急败坏地大声叱责，“是哪里来的孽怪，竟敢擅自侵入我的府第。”“我是白云仙

姑”，她冷冷地说，“你又是什么东西，居然胆大包天敢来盘问我。”

她这种不屑一顾的态度深深刺伤了我的自尊，把我彻底地激怒了。本来她姣好的面容和优雅的体态已让我产生了莫大的好感，暗中决定要与她交个朋友，但现在我已无法控制自己的冲动了。“我是千年修炼的青蛇，”我说，“你到底想怎么样？”她目中无人地冷笑起来，说：“原来你自己也知道，你只不过是小小的青蛇，那就不应该霸占如此宽大的府第。你快走吧。”她说，“我答应你，决不会碰你一丝一毫的。”我真的开始暴怒起来，我几乎是恶狠狠地在吼叫：“你这无礼的妖孽，看我活剥了你。”而后我就不顾一切地冲了上去。

我千年的修炼是在断断续续中进行的，因而法力极其有限，这一点我自己认识得相当清楚，所以我败在白娘子的手下也就不是什么奇怪的事了。无论我催动符咒还是现出原形与她相搏都没能占到半点便宜，我这时才明白是遇上了生平少有的劲敌。由于我的苦苦哀求，总算保住了一条性命。在争斗中我发现她原来是一条白蛇，我们竟是同类。蛇能够修炼到如此境地实在是我以前所未曾想象过的，我感觉自己已经开始五体投地地佩服她了。

“我叫白云仙姑，”她告诉我说，“从遥远的峨眉山来此寻找有缘之人。现在我还缺少个随身的同伴，你就变个侍儿跟着我吧。”她的语气平和安稳，话里却有种不容抗拒的意味令你心甘情愿地服从。当那些水族卑贱地围着我奉命唯谨之时，我心中曾生出无数个杂糅着怜悯与鄙夷等复杂情感的念头，现在我恍然憬悟，那种服从其实是根源于一种对自己渴慕达到的境界的景仰。

望着镜中那个一身青衣的俏丽丫环，我为自己的变化之术而暗暗喝彩，白娘子走过来围着我转了几圈，露出极其满意的笑容，真是个惹人怜爱的小姑娘，她说，你就叫小青吧。现在我们要去寻觅有缘之人了，白娘子问，你在临安居住的时日已经不短，哪里的人最多你知道吗？我不假思索，当然是西湖上的游客最多。好吧，她点点头决定说，我们就到西湖上去。

走出那座阴沉沉的庞大宅院，早春的阳光毫无保留地倾泻在我们的脸上和身上，刺得我的眼睛一阵酸痛。我知道只要跟着白娘子一去，就必定会有许多新奇的故事接踵而至，此等故事可以充分满足我好奇爱动的个性需求，但我还是高兴不起来。我想这一去，说不定人世的一场劫难就要开始了。

第二部 杏花春雨江南

山色空濛雨亦奇

西湖一名销金锅，销的又岂仅是金？花潮柳浪，风片雨丝，在在温温柔柔，销尽游人的三魂七魄。

三塔、六桥、九溪十八涧，山山水水造一处人间天堂。才子、佳人、高僧、逸士一如繁密的棋子，散布于市廛朱楼、古寺山野间。

三春烟景好梦正长。

断桥上，一白一青两位娉婷正袅袅而来。断桥并不断，断的是人肠。白娘子心醉意迷，痴痴地凝望，如有所待，如有所觅。

大千世界，芸芸众生，谁是有缘人？

小青毕竟机敏，早有所见。把手远远一指：

“姐姐，你看！”

果然——

一位手提藤篮纸马香烛的翩翩少年穿过杂沓人丛，一径迤迤而来。一袭淡紫的长衫迎风招拂，俊逸的眉宇间倾出全部的温柔敦厚，一个一眼望到底的谦谦君子。

时令已值清明，他想是要往坟上去追祭亡化的先人。